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seal]

舊唐書卷七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三

薛收 兄子元敬 收子元超 從子稷　姚思廉

顏師古 弟相時　令狐德棻 鄧世隆 顧胤 李延壽 李仁實等附

孔穎達 司馬才章 王恭 馬嘉運等附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

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潔志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内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横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陜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討王

世充也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鋭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鬭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鋭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獘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剋建德

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使土崩瓦解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世南

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曾侍高祖遊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

論叙生平潛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

夢收如平生又勅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鸑鷟元敬以年最小為鵷鶵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太宗入東

宫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總於東宫元敬專掌文翰號爲稱職尋卒收子元超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剌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高宗卽位擢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内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永徽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

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以疾出爲饒州刺史三年拜東臺侍郎右相李義府以罪配流巂州舊制流人禁乘馬元超奏請給之坐貶爲簡州刺史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款密配流巂州上元初遇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

既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

物百段弘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歷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元超從子稷稷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夫與稷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

褚舊跡稷鋭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頲等對掌制誥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勲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寮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為戶部尚書稷又於帝前面

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歴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賛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戸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參決庶政恩遇莫與爲比及竇懐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子伯陽以尚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戸及父死特免坐左遷晉州員外別駕尋而配徙嶺表在道自殺伯陽子談開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禄員外卿旬

日暴卒

姚思廉字簡之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部尚書入隋歷太子内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三代陳亡察自吳興始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慾未嘗言及家人産業在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丁父憂解職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於墓側毁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上表陳父遺

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後爲代王侑侍讀會義師剋京城侑府寮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

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尋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爲之讃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

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段加通直
散騎常侍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常遣
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諫曰
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
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
也因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
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曰康賜
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璹珽别有

傳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黄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竒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

管與高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摭疵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

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刋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讐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

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誡勵也於是復以爲秘書少監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跡及古器䏻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

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於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廵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永徽三年師古

子揚庭為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疋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為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

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于官撰漢書决疑十二卷為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為河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為藥城長以世亂不就職及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自稱總管以德棻為記室參軍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年遷秘書

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
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為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
為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强江
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
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高祖然之時承喪亂
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
書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
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

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没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

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嶽號删定禮儀
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
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
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
典謩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
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
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
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

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勑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

既有魏收魏彦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城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為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

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為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士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常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為王道霸道又孰為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為最而行之為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德棻對曰古

者為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為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斂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為政之要道莫過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尚於無為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既罷各賜以繒綵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録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宗實録三十卷進

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
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謚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
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
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爲當時所稱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
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遺書諭太世隆
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
玄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

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等俱為修史學士世隆負
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諭之曰爾為王太
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為其主於朕豈有惡哉朕今為天
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
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
暇於詩書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鋭精思政數年之後道
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懷時有構屬
天才宏麗興託玄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録御

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採隋代舊事撰為東都記三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顧胤者蘇州吳人也祖越陳給事黄門侍郎父覽隋秘書學士胤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録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徳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子琮長安中為天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令藏于秘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歷八卷戎州記並行於時

孔頴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頴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歷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内頴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頴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頴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為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

内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頴達為最時頴達少年而先輩宿儒耻為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為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頴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頴達對曰

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已之雖有其狀若無已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内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

業與諸儒議歴及明堂皆從頴達之説又與魏徵撰成
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
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為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
令撰孝經義疏頴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
之太宗以頴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
賜黄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宫
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頴達講孝經既畢頴達
上釋奠頌手詔襃美後承乾不循法度頴達每犯顔進

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
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
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
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
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
旨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
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
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淩煙閣讚曰

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揆辭飈起二十二年卒

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

章少傳其業隋末為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

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閭教

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

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為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

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遍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

説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為沙門明於三論後

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

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

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

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為允當高宗居春宫引為崇

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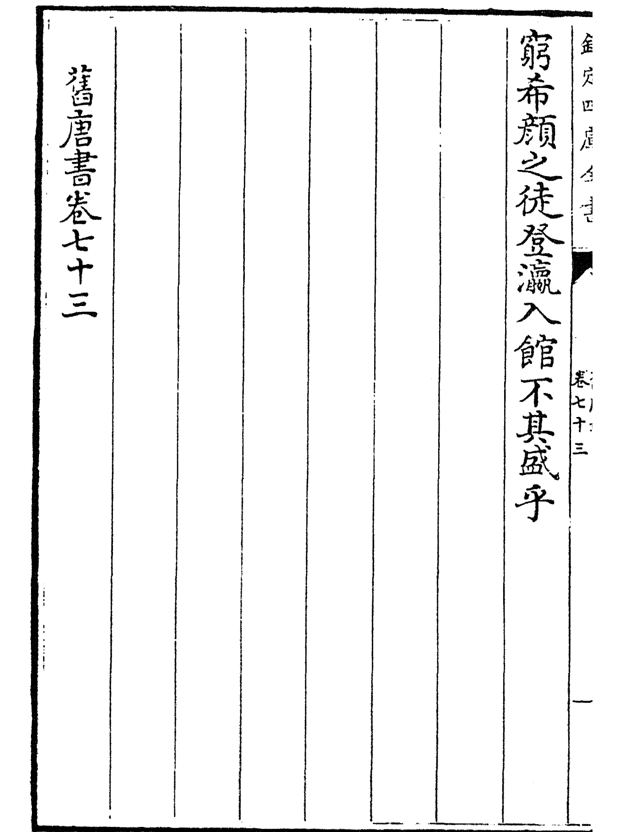
遷國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閒出佐命協力實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竟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望弼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其閒諸有始有卒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貽謀釁如貞

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杲執明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乎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探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亮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

脩清芬可觀彜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据摭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人也雖其掎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藉時崇儒明斅致業王恭弘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典雅並符才用潤色丹青其掎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棻為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



窮希顔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舊唐書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九十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四

劉洎　馬周

崔仁師 孫湜 湜弟液 液子論 液弟滌

劉洎字思道荆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為黄門侍郎銑令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

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五年轉治書侍御史上疏曰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

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材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勲但優其禮

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
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兹弊且宜精簡四員左
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畧舉亦當矯正
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書奏未幾拜尚書右丞十三年
遷黄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尋除散騎常
侍洎性疎峻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
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
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

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好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尋擢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

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
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
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損形神外勞初
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
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
當忘彼愛憎慎兹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
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
衆望於虚説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兹雄辯

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

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

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

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敬時皇太

子初立洎以爲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盖

俟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王祀之

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

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祧是繫

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旹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隳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恩廣離明顧聞徑術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

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九圍清宴尚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𨁂屏機務即寓雕蟲綜竇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字於仙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

聽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温顔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莪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擇以良書娱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賔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徳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

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别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
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
東宮拜謁既踈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
可以親教宫家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
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㣲
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勅洎令與岑
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
西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

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
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
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
悅諫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
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
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
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
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

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奬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踈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

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

諸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馬周字賓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為州里所敬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為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又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

周乃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嘗不以忠孝為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悦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

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録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牆宇宫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宫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勑以二月

二日幸九成宫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勑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

欲其胄裔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者陛下
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
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絶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
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
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
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
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强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

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

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

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

臣知夫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
以從時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
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
假人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
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
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取直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
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
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

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
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
又上疏曰臣歴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
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
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
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
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
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

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

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

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
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倫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作法於理其獘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
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
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尋往代以來之事
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悔
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
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

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荒儉一匹絹纔得一㪷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

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

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邉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為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

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

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别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令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能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

上百姓不處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

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

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

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强者先

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

堪宰位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

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

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

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
中書舍人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
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
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
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
人亡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比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
恐不能久耳十五年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
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為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

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周既職
兼兩宫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東皇太子
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
本官攝吏部尚書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禄大夫太宗嘗
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
誠在忠良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宫敕求勝
地為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絶每令尚食以膳供之
太宗躬為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所陳事表

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為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善選補于今稱之卒於雍州長史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録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進拜右武衛録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

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反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侶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為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為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

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
異辭仁師後為度支郎中嘗奏支庶財物數千言手不
執本太宗怪之令黄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
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毁
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已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
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
秘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與孔鄭並行仁師以玄
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駮奏請罷之詔竟依仁

師議乃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没官為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駮曰自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為稱首及其

世亂獄訟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獘烈火原於子産峭澗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急刻参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寛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葅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兹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獘矯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為隆

周中典弃惻隐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叅詳未見其可
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
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駁議後仁師
密奏請立魏王為太子忤旨轉為鴻臚少卿遷民部侍
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為副仁師又
别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
海遂便宜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
滞失期除名為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

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
起為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宫仁
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
中書侍郎叅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
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
上遂配龔州會赦還永徽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
十餘神龍初以子挹為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挹
子湜湜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修三教

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彦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為耳目使伺其動静俄而中宗踈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嶺外湜又説三思盡宜殺之以絶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為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為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為禮

部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為御史李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為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為申理中宗乃以愔為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為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龍

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徒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為夏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俄為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于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逗留殺之不果而止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為時論所嗤玄宗在東宮數幸

其第思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為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悦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名將託為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寃濫也俄而所司奏宫人元氏欵稱與湜曾密謀進酖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説有隙説時為中書令議者以為説

搆陷之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兾寛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荆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

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為集十卷液子論以吏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濛陽太守乾元後歷典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歷末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為黜陟使庾何所按廢免議者以

何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為衢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

間德宗以舊族耆年授大理卿致仕卒液弟滌多辯智

善諧謔素與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

故待滌踰厚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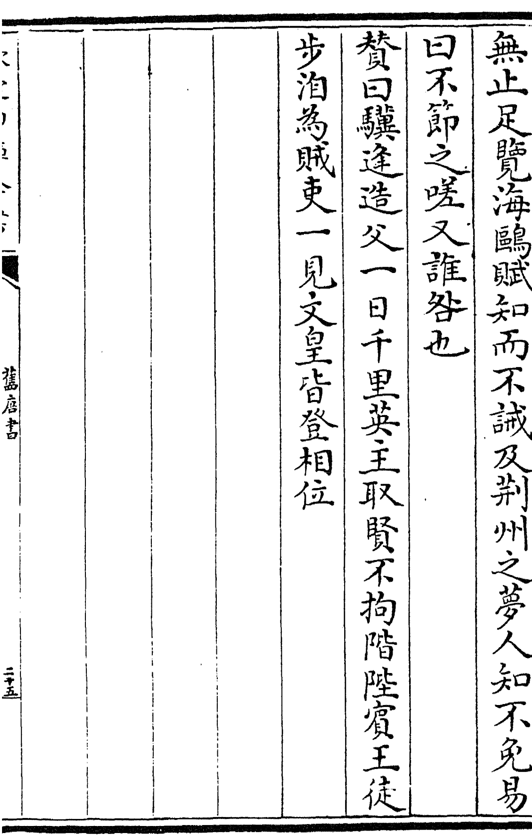
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從東封還加金紫光

禄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贈兖州刺史

史臣曰劉洎始以章疏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于提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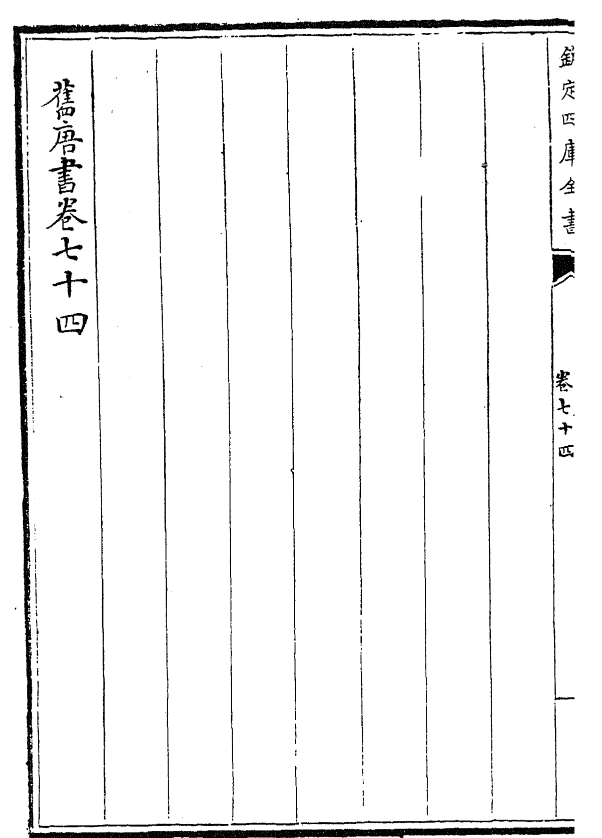
整帶咨聖嘉猷籍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噫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矣馬周道承際會天性深沉悟主談徽作忠本孝沖識廣度宛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其中壽不慭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刊正褒貶雅得詳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沮穿鑿之注止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為請不亦惑乎及忝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遠謂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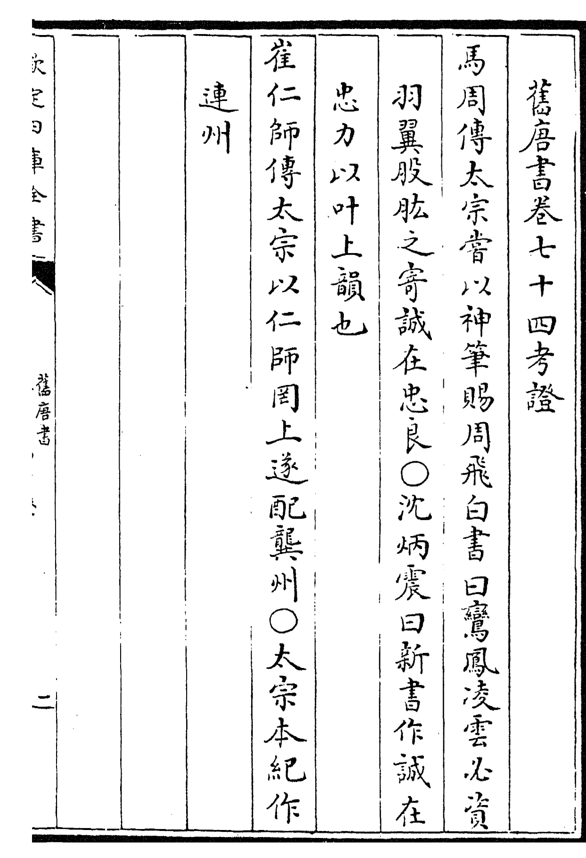


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誡及荆州之夢人知不免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賔王徒步洎爲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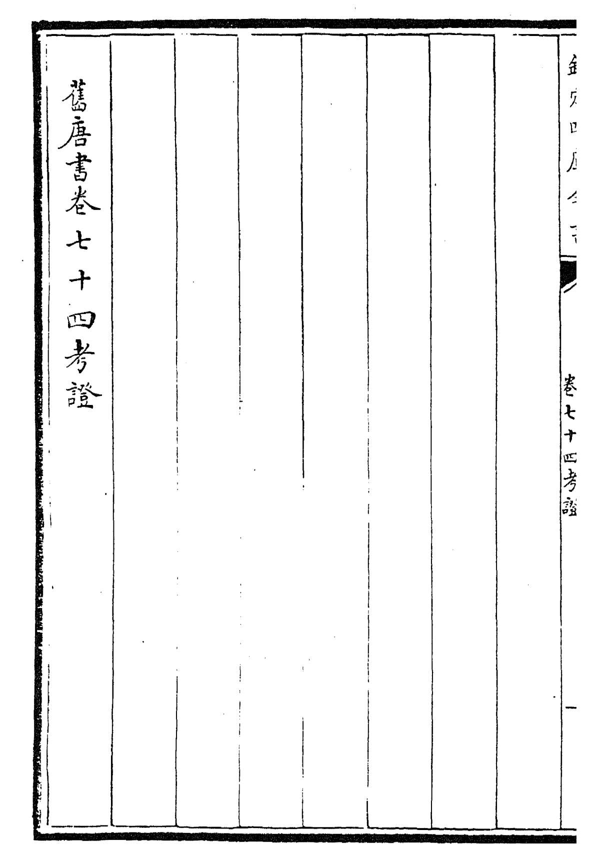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四



舊唐書卷七十四考證

馬周傳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沈炳震曰新書作誠在忠力以叶上韻也

崔仁師傳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太宗本紀作連州



舊唐書卷七十四考證

謹案卷七十三第七頁後二行姚思廉字簡之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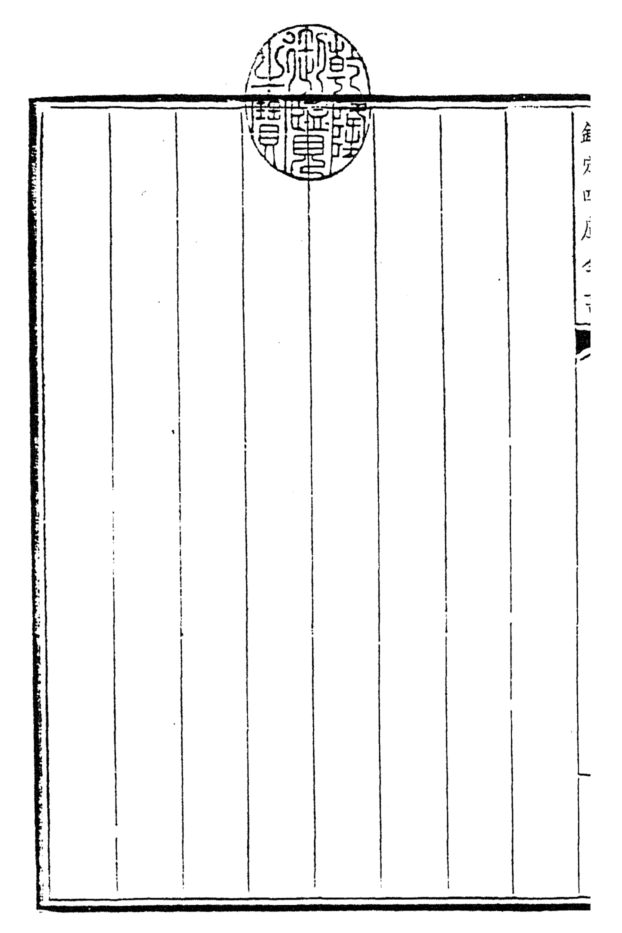
新書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與此異

第十一頁後八行永徽三年按顏揚庭上匡謬正

俗表在二年十二月

卷七十四第三頁後二行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按

齊侯韓詩外傳作楚成王與莊子不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舊唐書卷七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五

蘇世長子良嗣　韋雲起孫方質

孫伏伽　張玄素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

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曰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虎門館讀書以其父殁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踴號泣武帝爲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遷長安令大業中爲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難作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將豆盧

褒俱鎮襄陽時弘烈娶褒女爲妻深相結託高祖與褒有舊璽書諭之不從頻斬使者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恵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絶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

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勍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

國惟蒙屯監即日擢拜諌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
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
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
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
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
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諌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
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
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

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内又加雕飾

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後歷陜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初開文學館引爲學士與房𤣥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軍諮諧噱超然辯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于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爲巴州刺史覆舟溺水卒世長機辯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陜州部内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

爲笑議者方稱其許子良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
時年少舉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
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遷
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
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因之
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已愛
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
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永淳中爲雍州長史時

關中大飢人相食盜賊縱横良嗣爲政嚴明盜發三日内無不擒擿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真爲納言累封温國公爲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賞遇甚渥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西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無幾追入都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

及方質坐事當誅辭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不能復起輿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觀風門勑百官就宅赴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兼降璽書弔祭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削良嗣官爵籍沒其家景龍元年追贈良嗣司空踐言子務之襲爵溫國公開元中為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史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武舉人述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

爲通事謁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户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謹件朋黨人姓名及姦狀如左煬帝令大理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隷别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漫頭赤水餘免官者九人會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皷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

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紀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

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竒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内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緼特蒙殊寵維持内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尅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毁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煬帝

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宮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飢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爲國憂盩厔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爲國害雖京城之内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腹心之疾也捨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

之後内盜乘虛一旦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絶無能爲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内雖未弭且宜弘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整戢兵務穡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會突厥入寇詔雲起總領豳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衆心遷益州行臺民部

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兾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雲起又營私産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衆言之由是構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勑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慮其聞狀或將爲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軌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頍頍每

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頗言子師實垂拱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則天初鸞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爲時人所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牀不爲之禮左右云踞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

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爲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
流儋州仍籍沒其家尋卒神龍初雪免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
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
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
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
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
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

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逸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戸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摇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爲竹帛所拘何可

恣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鶻鶵者此乃前朝之獘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叅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

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伎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伎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

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邕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爲左右亂之也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爲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

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匹時軍國多事賦斂繁

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獘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

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頼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

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内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爲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纒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疎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已來何代無君所以祇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

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為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疎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髙祖皆納焉太宗即位賜爵樂安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

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極尊其居處乃為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秖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為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

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五年坐奏囚誤失免官尋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後出爲陝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户曹竇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儻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遽命

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黄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録事叅軍太宗聞其名及即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虚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髙居深視百司奉職誰

敢犯之臣又覩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

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

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弘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

木輪即便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

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
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
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
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
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
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
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
二百匹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迴天之力可謂

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
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玄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弃然古三驅之禮非欲
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
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
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既
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遣有
名行學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

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尋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飧引納白屋而况後

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内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暉睿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秪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戲翫以悦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

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恐殿
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玄素在
東宫頻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
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玄素諫曰宫内止有婦人耳不
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弘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
是親嬖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宫儲之
寄於國爲重所以廣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
不見宫臣納誨既踈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户奴

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宫中擊皷聲聞
于外玄素扣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宫內皷對玄
素毀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既出
自刑部令史甚以慙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
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
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
書之以為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

縣尉又問未爲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歷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户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慙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

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䟽深會我心
承乾既敗德日增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孔子云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
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宫菲食以安海
内太子贇舉措無端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
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
崩離宗祀覆滅即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
籍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頼

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令之山池遺跡即殿下所親覩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太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静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疎小人捨浮華尚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慈父之隙豈不由積德未弘令聞不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

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穢聲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

與之談論庶廣嶶猷令旨及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不慕欽明之術雖抱睿哲之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宫廢𤣥素隨例除名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疏於高祖𤣥素進言於太宗從諫賤以

干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既而並見抽奬
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到効匪躬之節上聽聰明致如
流之美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絶朋黨罔
避驕豪歷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
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逮矣
贊曰言爲身文感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
俊伽素忠純悟主匡失猗歟諍臣

舊唐書卷七十五